

婚爱情惑系列小说

林真理子

著

日本畅销书女王林真理子惊情之作

田纳西华尔兹

李倩 / 译

揭开女人内心深

处最隐秘的情感

渴望与仓健生命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田纳西华尔兹

林真理子

著

李倩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4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纳西华尔兹 / (日) 林真理子著; 李倩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7

ISBN 7-5442-2902-5

I. 田... II. ①林...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テネシーワルツ》

林真理子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1657 号

TIAN NA XI HUA ER ZI

田 纳 西 华 尔 兹

作 者 [日] 林真理子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邱海涛 戴 铮

装帧设计 许 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902-5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喃喃自语 精彩世界

——林真理子采访侧记

(日本) 杜海玲

林真理子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写作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演戏，你见过小孩子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吗？就是那样。”林真理子认真地说。

她又一脸严肃地说：“还好我当了作家，否则，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神经兮兮的老阿姨啊，真是的。”

林真理子，日本著名女作家。

这“著名”二字，在现如今常有随处可套之嫌疑，但是用在林真理子身上，名副其实，千真万确。在日本，只要提到“女流作家”，人们往往先想到她，就像我们想到王安忆或者池莉。

林真理子暂时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包括三十几部长篇——说暂时，是因为她依然每日在写，如她所说，她总自言自语的，于是不停地写下来。

自她在1982年以处女作散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登上畅销书榜首之后，才思与勤奋并驱，她“自言自语”着，又在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车》《到京都》两部作品获得第94届直木奖（相当于中国的茅盾文学奖）。随后

她一再得奖,《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炼三郎奖,《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她的每一本书都能保持20万册至30万册的发行量,特别畅销的书则发行60万册至100万册。这个数字证明了她的“日本畅销书女王”称号的真实性。

她笔下的主人公百分之九十九是女性,很少有男性。女性像的涉及面极广,有乡下宁静的葡萄园里的姑娘,也有忙得魂不守舍的城市职业白领,有一心想出名的女剧作家,也有不甘堕落但身不由己的风尘女。

我告诉她,中国的南海出版公司将倾力推出她的最具影响的十多部长篇小说。

“是吗?太好了。谢谢!中国读者会看我的作品吗?”

她终于露出了笑容。不过,马上又吝啬地收了回去。

林真理子之所以持续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因为她文字的精彩和文字里溢出一吐为快的性格魅力,绝对不是因为炒作或者其他的原因。这是一个长得并不漂亮的女作家得以长长久久地拥有天下读者的理由。

说林真理子不漂亮,不知她是否会生气。

可是这是真话。

她虽然不漂亮,但是给人的感觉和气质是美丽而高雅的。

这更是真话。

早在国内兴起“美女作家”之称呼以前,林真理子就出版了三本系列随笔集《美女入门》,销售量达60多万册。

她写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快乐，对美丽的追求，包括将各种化妆品不厌其烦地涂到脸上身上的快感，以及对漂亮服饰的热爱和对名牌的追求

“名牌就像是女人们接头的暗号，男人是看不懂的。”她说。

她又说：“还好自己不是美女。”其理由就是可以在脸上做出许多花样来，比起明眸皓齿的正统美女，平常的相貌上可以有多少调制发挥的空间啊！

她说她在家里不见人时，从不化妆，但是如果出门，必定全副武装——从脚跟到牙齿。

从内到外，一个女人可以修炼成如何的模样呢？

处乱不惊、自然熨帖、内敛含蓄，这是林真理子的形象。因为做人的本真和节制，使另一些品质更突出地绽放开来，比如丰富深刻、优美细腻、恣意汪洋，这是林真理子的文字。

她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是在家里。但不算不见人，因此，她化了淡妆。

她走进用于采访的客厅。白色上衣，灰色百褶裙，个子高大，表情纯真，很一本正经，说客套话的时候也不笑。我想她的表情更多地灌在文字里了。她的文字千娇百媚，玲珑剔透，本真得近于孩童。

林真理子虽人高马大，心思却细腻如丝，善解人意。她一个劲地问我们是冷还是热，开了冷气后又去关冷气，端上来的冰茶旁，又摆上了热咖啡，宛如一个咖啡店的老

板娘。

不过，林真理子算术知识十分差，连那个韩寒都不如。在计算中国内地版的版税时，连最简单的乘法她错得离谱——“5 乘 8 得 100”。我们在一旁直笑。

还有，她的日子过得很糊涂，请她签名时，日期她竟写“2005 年”。告诉她错了，她一脸狐疑和无辜。

与一些事业有成但是有美满家庭的日本“女强人”一样，她的事务所和家设在一处。一幢独立的小楼，在东京的代代木上原，从车站走 5 分钟，就将喧闹的东京隔开了。小路，豪宅，春雨里路旁绿叶滴翠，大门关闭便自成天地。这样幽静的环境，十分适合女作家“自言自语”。

不过，林真理子能“幽静”的时间并不多，写作基本上是从早上到下午两三点，在她的宝贝千金上幼儿园的时间段里。

在文章里她几乎不提她的千金。她说这是因为读者对于别人家的孩子并不会显示多少兴趣。其实我想追捧她的“粉丝”是希望知道她的私生活的，只是她已练就一颗平常心，并且因为珍爱女儿而不肯随意写在文字里。

这位女作家每日早上要给 5 岁的女儿做饭盒，送走她，然后写作，处理日常杂务，健身，下午去幼儿园接回女儿。

女儿是她的最爱。一女儿、二工作、三朋友——这是她认为人生中“重要”的顺序。然后才是婚姻和丈夫。

说到丈夫，林真理子有一点点怨言，她撅起嘴，说：

“我家那位总是说我什么家务都不干，其实，我真是从早上开始就忙的。”

在随笔里，她写过她的大男子主义丈夫早上一定要她给烤面包，煮红茶。有时候，林真理子在随笔里像一个最平凡的小妇人那样发一些对丈夫的牢骚。她在文章里可以大胆地写，不怕被丈夫知道，因为她的搞理工科的丈夫是从不看她的书的。但是她也在随笔里写过，她深知丈夫是这世上最爱她的人，爱她的程度与她父母一般，对她的理解则又超过父母。结婚多年以后，夫妇间激情减退，对彼此的性感魅力不再敏感，但是这毫不影响经营一个温暖的家庭。这就是林真理子的丈夫观。

林真理子的小说写了许多婚恋故事，甚至有“女渡边淳一”之称。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错位》《田纳西华尔兹》等，可谓她婚外恋题材作品的大作。

林真理子是冷静的，她从不夸大婚外恋的美丽，不自恋自怜地写“爱”。她笔下的婚外恋故事，往往有寂寞的影子。人们心中的“寂寞”撒了一个谎，就被自欺欺人的男女理解为爱情了。但是林真理子不沉湎于此，她说真话。她以辛辣犀利的语言，告诉红男绿女——

“我要对年轻女孩们说，别对结婚抱任何的幻想，那不是穿着洁白的围裙给心爱的他做香肠鸡蛋的甜蜜日子，而是渐渐地想为他做什么的念头越来越少的过程。”

“如花美眷也会老去，深深相爱的二人间，会有各种外因侵入。但是，对于说结婚只有半年新婚时期有趣，其

余时间全是无趣而否定婚姻的人，我倒要问问：世界上有哪样幸福是永远的呢？就因为知道没有，所以我鼓励结婚。有一天丈夫不再热烈地爱我，于是我将人生献给孩子。有一天孩子像鸟儿长大离巢，于是我甘于孤独。这混杂着幸福和不幸的滋味，只有结婚才能让人体验到呢。”

对于男女关系，她亦乐在其中。在日本的一本女性杂志《妇人公论》中，她曾与一位演员对谈“婚外恋爱”。她说没有婚姻外的恋爱的人生是不够丰富不够兴味的。但不能越位。

在这次采访中，我问她“是否还想恋爱”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都这把年纪了。现在我在接受采访时尽量不说想恋爱，怕被人看不起呢。”

言下之意，无论是否会去“谈”，一颗热爱“恋爱”的心却是不可弃的。所以她的作品里总有“爱”为底色。有爱，有欲，有人性的脆弱和复杂，也有光亮。

就因为如此，读者们喜欢她。

女读者们是那樣的喜欢她，她如女人们的邻家姐妹那样，和所有女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兴趣；她又那样地不一样，因为她阅尽世上繁华，她笔下有许多美食美景，巴黎的晚会，京都的料亭。中国内地女作家们在反反复复地写怀旧梦里的奢华颓靡时，我们年轻的女作家们勤勤恳恳地学习“小资”的时候，林真理子迷惑了：难道这不是很平常的吗？她在文章里写过，一个女人在社会上谋一份事业，如同上楼梯上到中途，很累很累，可是看一眼外面，比在平

地上看的风景美妙许多。看一眼上面，是那样艰难，但也只有继续往上去，因为谁也不肯在平地上看世界。她在很高的地方，看着豪华世景，将它们写下来，奉献给平地上的或者不能上到那样高的女子们看。于是女读者们捧着她的作品不肯放手。

男读者也喜欢她，现任日本首相小泉便是她的书迷。她在《周刊文春》等日本杂志上每周撰文，写社会现象和社会里个体的悲欢。一个“爽”字是让男性读者也接受她的原因。她大胆直爽，无邪无畏。这在以“细腻感性”为王牌的女性写作中是十分难得的。

林真理子写性，写得很淋漓尽致，但是很自然美好。她并不需要做出疯狂的态度来，不需要心虚地紧紧贴住“性开放”的主题。相对于许多或稚嫩或糊里糊涂地大喊大叫“性解放”的中国女作家，林真理子显得底蕴丰厚，气定神闲。

相似的东方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成长环境，由此而起的“似曾相识”和“领先一步”，应该说是林真理子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的最大意义所在。

林真理子写美容，写时尚，写名牌、晚礼服和美食，作为小资教本绰绰有余。

林真理子写男女，写婚恋，叫人叹为观止，感慨不已。林真理子写婚外恋的无奈与尴尬，写命运的定数与无常。

在采访中她这样说：“每个人生命的容量都是不一样

的，即承载幸福与不幸的容量、付出与得到的容量。”

她无疑是拥有大容量生命力的一个女子，见多识广，笔底起波澜。她为人妻母，也是老父母的爱女，早上给女儿做饭盒，给丈夫烤面包，周末回娘家照顾老人。她是著名女作家，每日笔耕，文字世界色彩斑斓，与凡俗男女共鸣着，告诉我们做女人的快乐和不易，爱的甜蜜和痛苦，以及生活的无限延伸和神秘。

在采访的最后，林真理子说，她喜欢中国的近代文学。还有，她很想去上海和平饭店的爵士音乐酒吧坐坐。

她答应我说，有机会，一定写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恋爱小说。

(2004年5月19日采访)

1

美人蕉是谁栽种的，我并不知道。它们从街角处的元木家一直蜿蜒到公有住宅区最末角的饭田家。

其实，公有住宅区只是徒有其名，那儿只不过是一个棚户区而已。一排排简陋的房子是战后忙乱中刚刚建造起来的。一簇簇红艳动人的美人蕉将这些简棚陋屋团团围住，似乎是靠摄取陋屋的营养而生长着。

而我们的房屋看起来的确毫无生机，就像是被完全吸干了营养的枯树一般。

每次看到那一丛丛盛开的美人蕉，正治总是握住我的手，似乎有些害怕。

“妈妈，那个，我怕……”

“不怕不怕，那是花儿。”

我笑着抱起了正治，双手感觉到他比长子文胜小时候要重得多。

正治出生于三年前。当时的日本已经废除了配给制度。或许因为奶粉供应已经不再那么紧缺了，所以正治的手啊、腿啊、脚啊都肉嘟嘟的。但是，这个孩子却不似文胜那样胆大，看到花都会觉得害怕。

他容易受惊，所以总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和着收音机里民歌的节拍轻轻地摇着正治，他咯咯地笑出了声。这孩子只要有了妈妈的宠爱就会非常开心。

这时，从收音机里传出一首旋律轻柔的歌曲，那是时下相当流行的美国歌曲。

自从战争结束、占领军来了之后，就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懂它的意思。可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首由日本少女叶山幸演唱的歌曲，心里总是感觉到很惬意。

歌词中有“田纳西”三个字，我最近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个州名。即便如此，我也可以接受。用“接受”这个词或许有些奇怪。

在这场战争中，我失去了养父母，丈夫则在轰炸中失去了一条腿。

在横滨，在我的家附近丢下炸弹、攻击我丈夫所在部队的或许就是来自田纳西的美国军队吧？但是，对于这一切我却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不只是我，全日本的人们似乎都已经把过去的事情给忘却了。

现在，丈夫也非常中意这首歌。每次收音机里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浮起笑容。丈夫是个和服裁缝师傅，不管是民歌还是爵士乐，他都很爱收听。

嫁给他是在昭和二十二年春天。在当时的一场空袭中，养父去世了，房子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很快，一直接

弱多病的养母也离我而去，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想一想吧，是做街头的卖笑女好呢，还是嫁给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好？”伯母说。

这桩婚事就是由态度强硬的伯母促成的。

当时的他已经三十开外，而且没有装假肢，一条腿的身体令我感觉有些恐怖。虽然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退伍军人不在少数，但是我仍然未曾想过自己会嫁给只有一条腿的男人。

丈夫对我好像是一见钟情。

说到这儿，我会有些骄傲，因为从少女时代起我就一直受到夸赞。

“时江就是穿着农村种地的衣服也是那么与众不同啊。”

“就是嘛，漂亮的女孩子呀，穿什么都好看。”

别人的夸奖有时候真让我有点难以承受。

有件事，养父母并不想跟我多说，那就是早些年前已经去世的我的生母曾经是一位演员。

当然了，说是演员，却与当时的名流，譬如出演名片的田中绢代，还有高峰秀子不能比。据说，她能歌善舞，在浅草也称得上是位二流艺人，而且还曾经红过一阵子。

尽管我并没有继承母亲的演艺细胞，但是我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比如说，我喜欢写故事。如果让我好好接受教育的话，或许我会立志成为一位女小说家。

养父活着的时候曾经营一家小点心铺。当时，我非常

喜欢来店里光顾的海军，还曾经写了好多的信，当然我并不知道该往哪儿寄。

我当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又嫁给一个年长自己十岁的伤残军人，这给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忧愁。

就这样，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的我，内心深处反而有了一份安心：一切都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男人不计其数，弄得那些待嫁的姑娘们很多都找不到婆家。我少女时代的朋友中有许多人至今仍待字闺中。不管在哪儿，单身女人就是显得引人注目。

而我呢，现在每天抱着孩子在家门口闲站着，住的房子有顶也有墙，舒舒服服。丈夫早些时候只替客人做些将旧衣服翻新的活儿，而现在做新衣服的工作也多起来了，并且用的都是崭新的高档绸缎。这大概都是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有钱人穿的吧。

收入多了，丈夫高兴了，我口袋里百元纸币也多了起来，尽管是皱巴巴的。

如果说这是一种幸福的话，我想不出反对的理由。可是，每当夕阳西下，望着眼前火红的美人蕉，反复听那歌曲中“田纳西”三个字时，我仍然会可怜自己——“幸福”仿佛离我还很远。

夜里，同住在一个公有住宅区的元木太太给文胜和正治带来了蒸白薯。还没有孩子的元木太太特别疼爱他们。

可是，最近她的到访却有其他的含意。

元木家在火车站前开了一家小酒馆，生意好了，想请人帮忙。她曾经三番两次跟我提起到店里来帮忙的事。

“这个年头的年轻女孩子真是难以信任。”元木太太夸张地摇着手。

“我们店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招什么差劲的乒乓女^①。可是，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的女人，做起事来却会让你大跌眼镜，真是岂有此理。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啊！这不，前几天我招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看上去挺老实，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她就和店里的客人搞上了，然后跑得无影无踪，还拿走了店里不少钱呢。所以呀，我那口子说了，如果有像向井太太这样规规矩矩的人来我们店里帮忙就太好了。”

元木太太一来，丈夫便现出满脸的厌烦，她也就只能站在厨房门口说话。

“我说向井太太啊，你长得真秀气，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哦。”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元木太太从家里出来时似乎很急，白薯还是热的就包上报纸带来了，热气使得报纸膨胀起来。突然，我的视线凝固住了，报纸上一张少女的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记得她——是叶山幸。照片上的她穿着男式燕尾服，微笑着。接着，照片下的一行小字也随即映入眼帘，并刺痛了我的

① 注：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以占领军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妓女。

眼睛：

叶山幸，本名横田幸子，导演横田荣三与女演员水岛年子的长女，昭和十二年出生于东京。

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怀疑自己的眼睛”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水岛年子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可是，无论我看多少次，那个名字还是在那里。

水岛年子是我的亲生母亲，这个名字是养父母告诉我的。即使说事有巧合，可是，女演员水岛年子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吧？而且，我曾经听养母提起过，我的生母未婚先孕生下了我，之后嫁给了东京的某个导演。

没错儿，这个水岛年子正是我的亲生母亲。这么说来，现在人气十足、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叶山幸是我的妹妹喽。

“不可能，不可能！”

战争导致骨肉分离的悲剧似乎已司空见惯，平时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也有可能在某一天发生。比如从战场返回日本与亲人重逢的消息最近在报纸上频频出现，也着实热闹了一阵。但是，我还是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哎哟，向井太太，怎么了？你这么恐怖地看着白薯干嘛？又不是帝银投毒事件，里面没有毒！”

虽然元木太太近在咫尺，可是她的声音奇怪得就像从远处飘来一般。